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汪縁

經濟類編卷九

明 馮琦馮瑗 撰

政治類二

治道三 二十七則

唐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

違法悖禮無賴不仁之輩編户則冠擄為業當官則贜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措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今後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勲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

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姸蚩何者為美惡望今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穢皇風其四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嘉之

元和末宦臣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

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　臣以為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按春秋閽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殺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臣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

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宫闈之所以將變也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

内所以將亂也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安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屛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茍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茍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

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
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
致賔客因其貲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
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
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
今四海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
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
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夤緣而弄法冤痛之聲

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臣以謂陳勝吳廣不獨生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腐心泣血耳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

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賨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而行無所不孚矣　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

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

旨耶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啟殷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啟之哉　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

三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顔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絶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終于柳州司戶參軍

憲宗時史館修撰李翺上言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

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

宣宗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

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置於案上

宋田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膚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

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

海之内亦俟霈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勲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國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敵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番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與國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西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

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策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勲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悦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

兵書曰銚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茍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

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内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圖鈍兵挫鋭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

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
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
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臣又讀
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
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
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
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
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

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

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

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勑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内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宫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陛下宴

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内前廊下如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

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縶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

王禹偁應詔言事 伏覩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

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内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陛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咎實因此尋沐徽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内庭兼駮正亦嘗改更

宣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茍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大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陛下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

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

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敕彊吏致書外臣

使達遼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彊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　其二曰減

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已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燕薊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畜之兵鋭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鋭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鋭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

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為空言臣所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曾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貴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别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

通判閻暐副使閻彦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税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税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巳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為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税茶之法唐史稱是歳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

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　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行脩于家學推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汰革未常遠去此道者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

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為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

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直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闒茸之吏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勑注擬　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田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

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為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衞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為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

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有百餘歲當年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髠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

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虛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　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

在方册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冦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為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垍傳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

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坦為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

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瀆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邪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

山澤之利其可得乎

范仲淹荅手詔條陳十事 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内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

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飡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啇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茍且百事廢墮

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為占據有虛食廪禄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共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

善吏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
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
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
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
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
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
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
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

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内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内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畢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

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究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訴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内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内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别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

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

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

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

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禄既廣刻剥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别有勤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

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
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
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
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
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
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
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
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

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名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輙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内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名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

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制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

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奉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

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為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為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

旨者至終場别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説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

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勿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

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内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牓此為至當内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

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人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

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内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

數間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
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
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
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
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
廉隅安職業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
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
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初價至賤之

時俸禄下輟士人之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禄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

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柰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

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内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畒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淛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窮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鬻而為新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虚此而不

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殘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税者三萬四千頃中稔

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専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滅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

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虚矣又京東西路有早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絶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

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

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嚻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

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
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内并近輔州府召
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
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
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
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
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
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

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

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摧酤關征之利兼煙火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亦

減役十餘戸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謁見宗廟乃覲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懽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没家産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

内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禀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所及民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

命令臣聞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揺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

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從失坐若

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韓琦論時事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覩時

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邊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意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

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凉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犄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衂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

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北來辭禮驕抗
殊未屈下契丹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
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
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
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
其誓約然後驅虎狼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
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鄙
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

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宫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兾陛下一寤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

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彌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　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皆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

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

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户殆盡麟府勢孤絶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寛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廪庾則皇居壯矣

司馬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其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别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

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嘆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于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

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茍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

業惜時遠謀重徵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
屏左右内臣今内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
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
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唤餘悉屏之
進五規狀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
大者遠者則汪洋漫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
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
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歴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

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懐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憨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

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其一曰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

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揺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

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
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
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
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
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
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
昏愚宗室作難劉石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
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

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讐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絶五常殄滅懐璽未煖處宫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振之躬擐甲冑櫛風

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

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其二曰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

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

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壊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茍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

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其三曰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也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

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

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飢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

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飢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收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

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

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其四曰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

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彌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霜者寒之始也氷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氷至言為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

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内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

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威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威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威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

之端甘言悲辭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其五曰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
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
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
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
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
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

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宫佛廟脩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繢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决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

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版為舟摶土為檝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

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亂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炫耀愚俗之耳目哉

應詔論體要　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

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綱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

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

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茍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暇食臣以

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内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

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

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

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

在邉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畧責以成効而施其刑賞嘗好别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為之

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辦也是以往
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
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
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
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
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
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
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娼

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數遣使者遠矣若

監司自為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别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禄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

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

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

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曏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

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

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人君者苟不為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

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
自古以然不足恠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
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
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
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
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
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
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

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後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無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

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設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勑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臣之事也分爭辨

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
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
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
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
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
豈非狥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
恐其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
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

裁察

應詔言朝政闕失論王安石新法　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鋭精求治恥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

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已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

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附權者皆此屬也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縱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

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顏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奏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

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贜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

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已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主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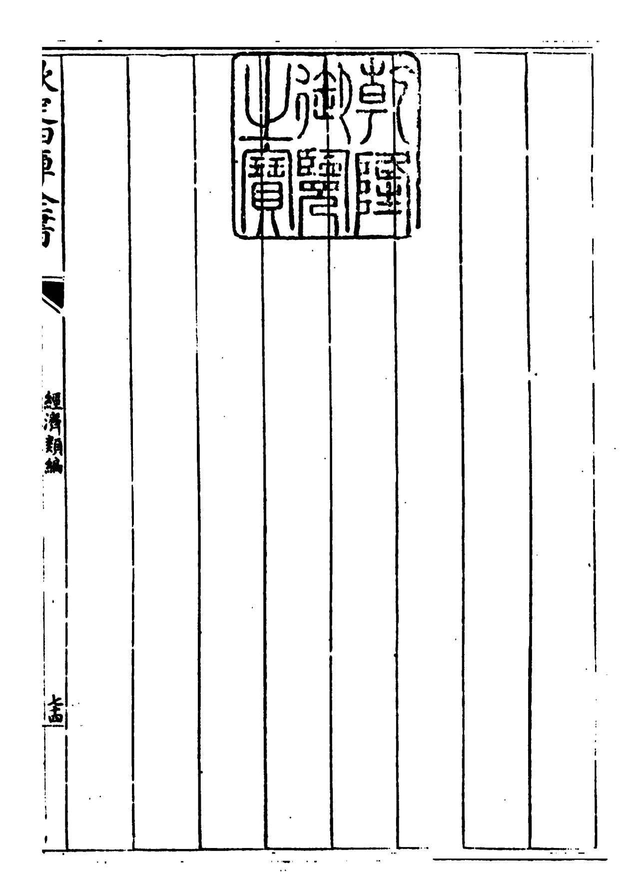
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令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和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

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啟沃亦有異於梁邱據者乎衞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巳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巳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

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行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

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

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者矣凡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


乾隆御覽之寶

經濟類編卷九